

古人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就是说，人在临终前，往往会说出一些善意的话来。这是事实，但这只是一方面；其实此时此刻，他们不仅能说出善意的话，而且还能说出一些寓意深刻，充满哲理的话来，突显出他们的智慧、学识和美德。这就是遗言之美。

1985年夏天，我的外祖父临终前，眼睛看着门外的蓝天白云，耳朵听着风吹树叶的“沙沙”声，突然，说了一句：“往后的日子，越来越好过喽……”这句遗言深深打动了，我，并牢牢镌刻在我的心里。它的美，在于朴实、真诚。他一生在经历了许多战争、灾害以及社会动乱后，晚年看到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日子越过越好，心中高兴，十分珍惜；并预见今后的日子，将越来越好；同时也表露了他自己不能躬逢其盛而深感遗憾的心情。

遗言之美，在一些名人那里，常常是表示出某种强烈的愿望。抗日名将张自忠在决心与日寇拼死一战前，给部下留下的遗言是：今后一切之事是好是坏，都以良心能安为准。知情人一看就明白，张将军的遗言，表现了他对自己多年前奉命与日寇周旋，从而背负“汉奸”骂名，希望得到人们理解的强烈愿望；同时，也说出了他在被国人误解，迭遭辱骂时的一种无奈的心情，更重要的是，道出了张将军在当时极其险恶的环境下，做到了“以良心能安”的事实。他的遗言，充满着一种壮美，撼人心魄。闻之，令人肃然起敬。

更有一种遗言之美，是体现在对子女们的殷切希望上面。上海舞蹈学校首任校长李慕琳，是一位饱经风雨的共产党人，她在临终前，给孩子们留下的遗言

是：要悟透人生的“生、死、荣、辱、利、害、得、失”八个字，要真正懂得为谁谋幸福。这句遗言一共二十七个字，关键的只有八个字。但是，其教育子女们如何做人的道理却说得十分透彻；同时也体现出她的人格之美、思想之美。

能悟透这八个字的人，首先一定是一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爱国者。面对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刻，他们一定会抱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决心，毁家纾难，舍生报国。他们会将个人的“生、死、荣、辱、利、害、得、失”都抛于脑后，哪怕是名誉受损，背负各种骂名，哪怕是遭到陷害，受尽各种屈辱，都在所不惜。

能悟透这八个字的人，还必定是一位私德很好的真君子。在工作上他一定不计较个人的利益得失，当教师，就一定是“教书育人，诲人不倦”；做医生，一定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当编辑就一定是“甘为他人做嫁衣裳”；做官也一定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在生活中，他们决不会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去损害别人的利益，更不会为了买到 iPhone6，而跑到日本东京去插队，一人替三十人占位子。离开时，留下满地垃圾，甚至在手机售完后，涌入店中，造成摩擦，丢尽了中国人的脸。

要悟透这八个字，很难，但也不难。只要我们付出一生的努力，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因为是小事情，就容易被忽视，也正因为是小事情，却鲜明地映照出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所谓“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就是这个道理。

李慕琳的遗言，美在深刻，美在永恒。

巍峨的高炉，擎天的烟囱，硕大的水塔，幽深的巷道，漫步仿真的厂房和矿场，眼前浮现火红的钢花，耳畔回响轰鸣的马达，一派工业文明的景观，让人流连忘返。

慕尼黑伊萨河畔的德意志博物馆，当今世界最大的科技博物馆，内辟动力、水利、机械、冶金、航空、化学、天文等 30 多个分馆，藏品约 5 万件。著名展项有复

原的伽利略实验室、两次大战中德国发明的潜水艇和火箭，以及贝多芬时代的精良乐器等。汽车、铁路、船舶、飞机展厅较受欢迎，顶层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馆。

我发现，全部展项前看不到一块“请勿触摸展品”的告示牌，相反提出了“通过实践去理解”的口号。比如建在地下深处的采矿分馆非常像真实的“矿井”，其中一个以人畜为动力的大型木制抽水机，人可以踩着轮子转动，把下面的水抽上来。摆弄玻璃箱里的一项真实的皇冠和一块金色的石头，用精确的测量仪测量，可以让你直观感受到“浮力定律”。博物馆不惜重金购下了英国“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制造的蒸汽机。说起蒸汽机，不禁令人联想到伯明翰的“月光学会”。每逢月圆之夜，“铁疯子”威尔金森、动力工程师瓦特和实业家们便会聚在一起，纵论工业发展和技术难题，连富兰克林也慕名前往。科学、技术与实业的合作，造就了伟大的“蒸汽时代”，形成了一种少有的历史新气象。

德国的鲁尔和萨尔工业区已有三项工业景观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在这里，从矿区参观出来的孩子满脸煤黑却挺胸阔步，“劳动神圣”的自豪感溢于言表。措伦煤矿建有好似教堂的宏伟建筑，供走出逼仄矿井的工人领发工资和交往之用。顶部窗下镶嵌的歌颂劳动的警句，传达了一种职业精神。福柯认为空间可以被用来规训人、锻造人，把发工资的地方建成奢华教堂一般，是通过建筑倡导一种价值观念。

人们为什么会热衷于工业遗产？韦尔施的解读是：当广告取代艺术将审美内容传播进了日常生活，我们的知觉需要一个缓冲、交融和安静的“审美休憩区域”。处处皆美，则无处有美。玻璃大厦、混凝土街区 and 钢板之外，人们还需要装饰过的工厂、仓库等工业景观。更进一步地解读是，“怀旧的时代”根源于全球化带给每个人的不确定性，人类对机器理性承诺给予幸福的不信任感，通过与现代社会保持距离来寻找另一个“诗的世界”。

工业景观还有着鲜明的历史价值和教化功能。有专家建议，中国可以将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安庆内军械所、汉阳铁厂、重庆钢铁厂，串连成一条工业化历程的长江黄金水道线；从洋务运动、一战间民族工业大发展、抗战时内地工业大发展，到“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 156 个重大项目、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三线建设”、改革开放后的“世界工厂”，形成反映近代工业史的旅游线。

历史告诉我们，昨天、前天的非主流往往成为了今天的主流，就像老旧的厂房，生锈的高炉，远去的市声，可以抚慰现代人无尽的乡愁。



边看边聊



有门，就会有人进，于是有了推敲。推与敲，目的相同：都想进门，只不过推是迫切一些，往往等不及门内人同意与否。敲，则是一种询问，让不让进去或由屋里人决定。

敲，是一种试探，一种请示。敲门的人往往小心翼翼，有点儿胆怯，在摸不透、吃不准的情况下选择了“敲”。敲的保险系数大，一般不会引起什么不良后果。

推，除了少数愣头愣脑不太懂礼节的人外，大多数的推者，倒是有点勇气与自信心的。有知己知彼的胆略。推，没有瞻前顾后，患得患失的心态，早已成竹在胸。所以，推的成功率远大于敲。

推之前的思考远比敲之前的思考成熟，而敲之前的思索又往往比推之前的思索更为周到。

敲，有点像投石问路，摸石子过河；推，好比雍水已测，循表夜涉。

敲，是推的前奏；推，是敲的尾声。

敲是逗号，推是句号；敲是研究，推是决定。

推最好的注释是：“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闥送青来。”

敲的最佳氛围是：“夜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居家窗下有条河，闲暇时我喜欢倚靠在窗前，俯瞰窗外两岸绿树红花簇拥中那条呈蛇字形的沙泾港，看它微风拂过，吹皱一河碧波，让心田泛起一层层涟漪。惬意！有时旧居的老邻居来聚会，我总会自作多情地将窗下的沙泾港作为保留剧目供亲邻观赏。怪不得老邻居评价说，你啊，和沙泾港“有缘”。

我真的和沙泾港“有缘”。

记得儿时常和小伙伴到居家附近的海伦路桥头观看沙泾港行驶的小船，有载着黄沙石子的，有载着蔬菜瓜果的，偶尔也会有一两艘机动船在土黄色的河面，响着“突突”的马达声，驶过桥头直到消失在我们热切的视线里；读中学回家喜欢走香烟桥路，一是闻闻从桥堍旁的益民食品厂里散发出来浓郁的“奶香味”，当时没得吃，闻闻味道也是蛮过瘾的。另外就是看水性好的几个同学威风凛凛地在桥上来个“燕子式”飞人涨潮的黃水里，引来行人对英雄般的注目礼；以后工作生活在海滨小庄，每每回沪探亲，我在海伦路桥头驻足歇息，那时的沙泾港已是惨不忍睹，桥下黑褐色的河水，弥漫着一阵阵恶臭，桥对面那家造纸厂废水从堤岸粗大的水泥管哗哗流进沙泾港，翻腾起一大串一串“泡沫”，这怪异和恶臭味就是它造的孽啊！

欣喜的是，沙泾港在我退休前的几年终于旧貌换了些许新颜，原本黑褐色的河水渐渐地由黑褐色转化为灰黑色，尽管还不尽如人意。当时我们相中了位于曲阳社区旁老旧楼盘，可心的是，对面是儿时经常游玩的虹口公园，旁边是日思夜想的沙泾港，如果晚年能在此地居住，当然不是“胡汉三又回来了”，

国家递交了征文，最终发表的文章中有一篇就是我女儿写的，她是这些作者中唯一的一位儿童。而我和这群来中国旅游的朋友们，于 1986 年又一起成立了法国法中友好协会联合会(FAFC)旗下的 22 个地区协会之一的法朗士孔泰地区法中友协(AFC-AFC)，并由我出任主席。

2013 年 8 月我组织了一次“家庭旅游”，在十位家人中只有我女儿到过中国，我 8 岁的外孙瑛埃也参与其中，他在这次经典的上海-桂林-西安-北京之行中收获之多，而中国留给他的第一个印象又是上海。旅行中，每晚临睡前，瑛埃都会向我描述他一天的所见所闻：发现，惊讶，疑问和所有一切成年不会关注，但却会在一个儿童的脑海中留下印记的小事。在上海旅游的第一站是豫园，他对这座和法国园林截然不同的花园中墙上雕刻的龙特别感兴趣。第二天的浦东之行，他对金茂大厦电梯的速度，楼顶观景台上令人震撼的上海全景印象深刻。在海洋水族馆他长时间地观察着大大小小的鱼儿。在上海城市建筑展览馆，360 度空中模拟展示的海，更是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最后一天是上海博物馆的珍宝，它们让瑛埃体验到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带给人类的财富。为了让他很好地理解展品，数度参观这个博物馆

的母亲为他做了大量的讲解。最后，在上海的孔庙，他聚精会神地听取导游的讲解，特别对那些历代教育大家曾经传道授业的课堂感兴趣。我特意给他整理了一本旅行手册，收集了旅途中所拍摄的照片和记录文字，这样在需要的时候，他可以重温第一次和中国的亲密接触。

让我感到特别幸福的是，在所有的中国城市中，上海更加使我体验到了长久而真诚的友谊。近 30 年来，我曾 19 次来到上海，每次我都用相机拍摄下她的变化，不断地见证着这座美丽城市的茁壮成长。在上海，我和各界朋友，特别是和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朋友们建立了富有成果和建设意义的友谊。

2005 年，上海市对外友好协会向我转达了上海市政府的建议：为上海戏剧大道捐献 20 座代表世界知名戏剧界人物的半身铜像。对法国戏剧界而言，其代表人物当然非莫里哀

托举不了别人，可以搀扶别人，或者可以俯下身子问候别人。动不了身子，可以抬起手臂指点，或者可以轻启双唇。尽你所能，真心帮助别人，不要犹豫，因为不是你时时都有机会或者能力给人以帮助的。

错过了节骨眼上帮助别人的机会，就如同一棵错过开了花的时节，也是一种深刻的悲哀。

期待回报的帮助，并不长久，也缺乏激情。把助人作为一种快乐，一种终身爱好，自有美妙的心境。

一个能时常帮助弱者的人，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反之，有能力而虚掷的，或只是服务强者和自己的人，是不值一提的人。

举手之劳，简单，却是区别是否现代人的一个符号。有的人还真是无法做到，那只能算是一具朽木，浮现于今朝。

和雨果莫属。居住在雨果的出生地的我，就把向他赠送雨果半身铜像的想法和贝尚松的市长进行了沟通，市长对此事表示支持。就这样，经过几年的努力，由贝尚松市、JC 文学艺术投资者、轻轨铁路和法朗士孔泰法中友协共同投资的维克多雨果半身铜像，终于在上海世博会举办的 2010 年得以完成。铜像首先在世博会的法国馆内展示，随后安放在上海戏剧大道。与此同时，法中友协联合会也同意向该大道捐赠一尊莫里哀的半身铜像。

(作者为法国法中友协联合会秘书长；本文由王建平翻译)

齐白石 150 周年纪念

陈以鸿 宾主 (晚清人名) 昨日谜面：须勾两个给前辈(四字篮球术语) 谜底：得分上双(注：上，上辈)



而是老虹口人又回到了“老革命根据地”了吗？虽然家人对灰黑的沙泾港颇有微词，但作为景观和水景于一身且性价比不俗的楼盘，哪里能觅？！我劝慰家人，当年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沙泾港旁的曲阳社区走访居民家庭不是说，你们生活得好，我就开心！在总设计师说过话的地方，牛奶会有，面包会有，沙泾港也会变得漂亮的！

我的判断很快得到了验证。我倚靠在窗前惊喜地发现，没过两年，窗下那条蜿蜒的沙泾港，在一天天变清变绿，常有不知名的三二水鸟在水面觅食小鱼。又没隔多久，杨柳依依的沙泾港一个华丽转身，成了虹口区的一条幽静的景观河，也是我探访老邻居后一个流连忘返之处。而与之珠联璧合的是两岸老上海的历史

留存：一个集音乐产业的大成者——上海音乐谷在沙泾港旁诞生；“1933 老场坊”、“1913 老洋房”已开门接待中外来客；就连我紧挨沙泾港旧居瑞康里，也为此沾光而“涂脂抹粉”。遗憾的是原弄堂居民赵超构和谢稚柳先生过逝得早了些，如果他俩还健在，保不准一个在晚报撰文一个绘画，为沙泾港喝上几声彩哩。

来家小聚的老邻居总爱说我和沙泾港“有缘”，这是没有一丁点儿虚头的。儿时在沙泾港旁长大，如今步入老年，又紧挨日新月异沙泾港，每天观赏窗外绿树红花簇拥中的沙泾港，看着她日益变绿变清变美，那愉悦的心情是任何笔墨难以形容的。只是因为，她承载儿时难忘的记忆和诸多梦想。我的魂牵梦绕的沙泾港啊！

